

欲望家族

刘方炜 著



欲望家族

刘方炜
著



(京)新登字 00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欲望家族/刘方炜著. -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9

ISBN 7-02-003286-9

I. 欲… II. 刘…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35921 号

责任编辑:李建军

装帧设计:何 婷

责任校对:郑南勋

责任印制:王景林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100705 北京朝内大街 166 号)

中国纺织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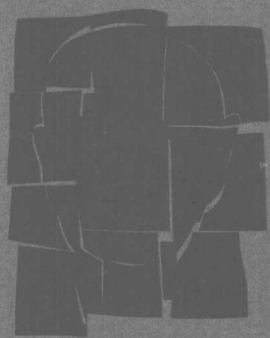
字数 405 千字 开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张 17.375 插页 2

2000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2000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定价 25.00 元



人民文学出版社

作者简介

刘方炜，山东曲阜人，毕业于南开大学。著有《放逐》、《陋巷》等。现居北京。

内 容 简 介

神秘的家世，沧桑的岁月，起伏的命运，躁动的灵魂，一个古老而奇异的家族里走出来兄弟三人。搏击商海的，由巨骗而成巨富，千金聚来复散去，赢得镣铐加身。投身仕途的，有万丈的雄心，有沉稳冷峻的个性，却免不了被欲望击倒在地，被权力扭曲了灵魂。青春年少的书生，在寻求中迷茫，在迷茫中寻求，夜晚的放纵，白昼的清醒，业已品不出痛苦和欢乐的滋味。美丽与丑恶，勇敢与怯懦，高尚与卑鄙，在一瞬间，清晰的界线开始模糊……

第一章

1

大雨沉沉地下了三天三夜，不得古城内外沟满壕平。古城的西南城墙角下，有一处水门，是用来往外排水的，但是现在城外的水却通过水门倒灌进来，咕嘟咕嘟地冒着黄牛大小的水泡，看得人胆战心惊。古城的四个城门关得紧紧的，城门洞里堆起了一人多高的沙包，但却没有谁想到要把水门也去给堵上。古城整个给水泡了起来，水的波浪在街道和小巷里滚动游荡，老鼠和蛇类便跟着水的波浪吱吱叫着四处窜行。有木盆的人家便都把自个儿家的孩子连同一些细软放在木盆里，没有木盆的人家把腾空了的一些坚实的木箱子作为木盆替代品，尽量把孩子以及细软与浑浊的水流隔开。古城一下子变得不像人住的地方，倒像是沟汉纵横的水泽迷宫。到了后来，肚子饿了，人们才想到粮食，粮食却已经都泡在水里了。满城的人逐渐惊慌起来，找到了政府的大门口，黑压压地聚在那里，政府的人说领导都到乡下去了，政府大院里既不种麦子也不种苞米，哪里拿得出来吃的东西？乡下的水灾更为严重，城里还有四面城墙挡着，乡下的村子可是什么挡头都没有，来了大水说冲就把什么东西都冲走了。人们听着这话有道理，但还是不肯就此散去，因为散了也没有地方可去，不如索性聚在一起，胆子倒觉得壮了一些。

这雨下到第四天的夜里，仿佛下到了极限，有了一些精疲力竭的模样，于是就愤怒起来，再也不肯默默地下下去，毫无预兆

地，突然间，一把雪白耀眼的利剑无声地狰狞地战栗着刺破黑漆漆的天空，人们在这瞬间的白光之中互相惊愕地瞥见对方苍白的突然变得有些陌生的面孔，这种惊愕刚刚从心里生出来，还没有站得牢稳，就被一阵巨大的铺天盖地压下来的钢铁一样坚硬而冰冷的轰鸣声砸成了柔软的粉状物体，转眼便溶在浑浊的水里，消失得无踪无迹了。

电闪雷鸣持续了一夜。孩子们的哭声此起彼伏，大人们因孩子的哭声更增加了惊恐，在炸雷的缝隙告诫孩子：可不敢出声，可不敢打扰天公爷爷打仗。

临近五更时分，突然狂风大作，有人看到一条发着紫光的巨龙从古城的西北角腾空而起，径直往东南上空去了。轰隆隆的雷声追随着后面，也跟着远去了。

霎时间古城的上空恢复了宁静，一种让人不敢相信的宁静。乌云像逃跑一样惊散而去，转眼便消失得无影无踪。

人们还没有从这种突如其来的变化中醒过神来，一抹清新鲜丽的淡红色霞光已经覆在了西门的城楼上。

2

这一天夜里，倪家的老爷子，倪三轱辘子去世了。

倪三轱辘子躺在没有盖上盖子的黑漆棺材里，棺材像一艘船一样在倪家老屋的屋当门里漂漂荡荡，不时地与屋当门里的另一艘“船”——棺材盖子很轻柔地撞在一起。棺材盖子上面躺着另外一个人，倪三轱辘子的第三个孙子，小名叫三水的年轻人。

三水睡得很死。这几天里，天上下雨，地上发水，医院的病房进水倒塌，只好把病重的爷爷接回倪家老宅。老宅的屋里屋外都是齐腰深的水，床铺都漂了起来，把人放上去却又往下沉。

三水抱着爷爷短小细瘦的躯体愣了半天，想起了爷爷屋里的那口棺材。把爷爷在棺材里面安顿好，自己便往棺材盖子上一跃，身子像散了架一样，再也爬不起来。这一夜雷电交加，人人战栗，三水却像死过去一样一直趴在那里昏睡，直到脚趾的锐痛把他从沉沉的深渊中拉将出来。

几只老鼠在他的脚趾处忙碌着，看上去它们很是兴奋，一只在前面咬，另外几只翘着尾巴在它的前后左右团团地转着，嘴里不停地发出“吱吱”的尖锐而短促的声音，让人听了毛骨悚然。三水猛蹬了几脚，把其中的两只老鼠蹬到了水里，剩下的几只老鼠却并不害怕，伸长了脖子朝着他看，尾巴直直地竖着，像被人用无形的丝线在空中牵着一样。三水赶紧又猛蹬了几脚，想把它们全部踹到水里去，但没想到竟然有一只老鼠顺着他的腿爬了上来，一直钻进了他的衬衣里。三水“噉”地一声蹦了起来，跳进了冷森森的水里，清晰地感觉到几只尖锐的利爪刺进了肋部的肌肤。三水手忙脚乱连捶带打地把这只入侵的老鼠从衣服里面驱逐出去，转眼一看，那几只被他蹬下水去的老鼠竟然全部又爬上了他刚才还趴在上面的棺材盖子，把它们的小脑袋拢在一起，十几只小眼睛轱辘轱辘地瞪着他。它们的小眼睛很亮，很有光彩的样子。为什么会这样有光彩呢？三水的脑袋刚刚这样转了一下，他就发现那竟然是阳光！阳光虽然没有直接照进来，但却把院子照得灿烂。水也退去好多了，现在只到膝盖左右了。

“爷爷，爷爷！”三水兴奋地喊着，转向那口漂荡在水里的黑色棺材。但是那里面却没有传出老人惯常那种夹杂着痰气的呻吟声。

三水连忙趟着水抢过去，心里想着不要让老鼠把爷爷也给咬了，到了棺材跟前，用手把住了棺材往里一看，他禁不住地打了个趔趄，一屁股坐在水里，失声惊叫起来。有一大团花花绿绿

的蛇盘在倪老爷子的头顶上，两个蛇脑袋像是被风吹动的水中葫芦一样一高一低地起伏着，鲜红的蛇信子像火苗一样“嗤嗤”燃烧着。

那棺材被三水推了一把，缓缓地移开去，撞在屋当门与里屋的隔扇墙上，那隔扇墙都被水泡酥了，轻轻一撞便撞了个窟窿，上面的灰土噼里啪啦地掉进棺材里。棺材里的两条蛇受了灰土的打击惊吓，从棺材里蹿出来，每一条都有丈把长，前后相跟着沿着墙壁在水中游走，转眼就不见了。

三水瘫倒在浑浊的水中，眼睁睁地看着两条大花蛇款款摆动着腰姿，高高地昂着脑袋，左顾右盼、姿态优雅地游出了视线，全身像被施了定身法一样，一动也动不了。就这样过了老半天，听到有人“嘭嘭”地在敲院门，还在喊着什么。三水好不容易挣扎着站起身来，两条腿在哗哗地抖，怎么也迈不开步子。

门外的喊声更响了，可以听清楚是个女声。对，是辛梅。这样想着，觉着腿上有了些力气，可以慢慢挪动了。走了几步之后，才觉得身上的血液开始流淌起来。刚才整个身子里已经干枯了，也不知道那时候血液都去了什么地方。

“你干什么呢？磨蹭这么老半天？”辛梅从门缝里抢白他说。

“你这是怎么啦？煞白煞白的！”辛梅刚迈进一条腿，就盯着他的脸问道。

辛梅脸上的表情转瞬间从诧异过渡为疼爱，这让三水觉得很温暖，心里竟然有了一点想开玩笑的想法，他想说“防冷涂的蜡”，但是他只是这么想了想，却没有说出来，因为他还没有力气去开玩笑。

“你到底怎么啦？”辛梅一只手提着一个保温饭盒，一只手伸过来搀住三水的胳膊。

三水摇了摇头，他觉得自己还没有力气说话。

“爷爷怎么样啦？夜里又喊了没有？”辛梅又问。

对啦！爷爷！三水心里一颤，猛地把辛梅搽到一边，啪嗒啪嗒地向屋里跑去，在进屋的时候，他被门槛绊了一下，踉跄着扑进屋里。那口黑色棺材已经从隔扇墙的破洞处荡开了，与棺材盖子靠在了一起，棺材盖子上的那几只老鼠正在跃跃欲试地把爪子搭在棺材的外壁上，想往棺材上爬呢。三水顾不得这些老鼠，一下扑在棺材上，“爷爷！爷爷！”他急促地喊着，“爷爷！爷爷！”他把覆在爷爷脸上的那些灰土扒拉开去，“爷爷！爷爷！”他的手触到的是冰冷僵硬的东西，那看上去还是皮肤的东西，但实际上已经变得与粗砺的砖石表面无异了。

“爷爷怎么啦？”辛梅从后面跟进来，问道。

爷爷的眼是睁着的，但是却完全被沙砾覆满了。三水弯下腰，用手指扒住爷爷的眼皮，把嘴巴伏在爷爷的眼睛上，轻轻地为爷爷吹走眼睛上蒙着的沙砾。他是那样小心翼翼，好像惟恐把老人从睡梦里惊醒。

“爷爷怎么啦？”辛梅还在问，她还是没有弄明白。

三水从爷爷身上抬起头来，他没有回答辛梅的问题，他的脸上没有悲伤一类的东西，灿烂的阳光涌进这座古旧阴森的老屋，投射在粼粼的水面上，又折射在他的脸上，他的脸竟也像这阳光一样，充满了灿烂与明朗。他甚至做了一个扩胸动作，然后转身施施然地问道：“做的什么饭？我都闻到香味了。”

辛梅手里提着的饭盒“啪”地一声掉到了水里，她失声叫了起来：“爷爷他——死了！”接着，她扑到了三水的怀里，把脸藏在三水的脖子与肩膀的夹沟里。

“对，他死了。”三水说。

说出这个事实来的时候，他身上那种轻松的感觉更加强烈了。虽然身在这个小小的院落里，眼前是斑驳的墙壁、浑黄的积

水以及心爱姑娘的黑红色的发丝和拥抱着的温暖触觉，但是三水的视线却穿越过这一切，看到了辽阔的大海和无垠的碧空，看到了海岸边的岩石上兀立着一只年轻的鹰，他甚至能感觉到一股躁动的血液在这只鹰的双翅间迅疾地流淌，那双年轻有力的翅膀微微颤栗着，每一支羽毛都在簌簌翕动……

3

故去的倪三轱辘子大号叫做倪凌云，享年九十有

一。

在古城，没有几个人知道倪凌云是谁，但只要你提起倪三轱辘子，连没上学的孩子都能给你讲出一段故事来。

倪三轱辘子是状元倪家的独子，生下来就是个轱辘子，也就是说，没胳膊没腿，从上到下就一根肉棍儿。至于倪三轱辘子的这个“三”如何而来，古城的人也说不明白，“三”可以作为量词的虚指，大概是说像他这样一个肉棍儿在地上轱辘起来可以连续轱辘好几圈吧。有关倪三轱辘子最著名的一个故事是他与他的那位状元父亲的一次对话。当时倪三轱辘子的儿子倪翔风刚刚考取了美国康奈尔大学的博士研究生，在战火的间隙匆匆回乡与家人告别，当然还要从家里拿取一些赴美的旅资和生活费用，在倪家为未来的倪博士举办的家宴上，倪老状元老泪纵横、感慨万端，对孙子说：“当年爷爷生下你爹，心里想死的份都有。圣人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我生下这么一个轱辘子，跟无后又有何异？好在祖宗积下了阴德，让这个轱辘子生下你这么个有出息的儿子，我就是死了，也有脸去九泉之下见列祖列宗了。”倪翔风听了爷爷的话，看看靠在一个特制的椅子上的父亲，想想从小为此受到冷嘲热讽，也不禁落下泪来。祖孙两个在这里落泪，旁边却有人哈哈大笑起来。这大笑之人就是倪三轱辘子。倪老状元

见状喝道：“畜生！你笑什么！生来就是个受罪的命，一辈子给我们倪家丢人现眼，你还有脸在这儿笑！”倪三轱辘子根本不听老状元的话，自顾在那里哈哈大笑，笑得院里树上的乌鸦都惊叫着飞了起来，笑得全家人目瞪口呆。好不容易收住了这一番狂笑，倪三轱辘子对老状元言道：“爹，你的话说错了。”倪老状元惊道：“我哪儿说错了？”倪三轱辘子道：“你说我的命不好，是个受罪的命，我看你才是个受罪的命，我的命比你们两个人的命都好，不知道要好多少倍！”倪老状元闻听此言，一时竟呆在那里，怔怔地看着自己的残废儿子。倒是倪翔风没有听明白，问道：“父亲此话怎讲？”倪三轱辘子笑道：“我的父亲是状元公，我的儿子是博士郎，我这一辈子上有状元，下有博士，谁敢说我的命不好？爹，你老人家虽然贵为状元，可是却生下了一个轱辘子的儿子；儿呀，你虽说考中了美国的洋博士，家里却躺着个轱辘子的父亲；无论是状元还是博士，你们谁都放我不下，谁又能说你们的命好？我轱辘子可是上下不愁，能吃能喝，谁又能说我的命不好？说到丢人现眼，丢人现眼的是你们，不是我。你们去打听打听，世上有哪个轱辘子有我倪三轱辘子这么风光，身为状元公子，又当上了博士太爷，我倪三轱辘子今生今世夫复何求？”一番话说得家里人面面相觑，倪老状元与小倪博士更是无话可说，惟有相对苦笑而已。

倪家是古城的世家大户，祖祖辈辈读书做官，算上倪老状元，倪家一共出了三个状元，两任道台，两任知府，一个东阁大学士，真可谓是状元门第，宰相人家。在古城，倪家的风光冠绝一时，倪家的权威堪称泰山北斗。但历代以来，倪家却一直保持着淳朴的家风。倪家的家训严禁子弟从事货殖商贾，倡导诗书礼仪、耕读传家，所谓进则仕读，退则耕读。因此，虽然倪家历任高官，也积攒下了一些财产，但大多在乡下置了地，城里却没有一

处买卖。

这种传统一直保持到倪老状元这一辈。

倪三轱辘子降世的时候，倪老状元正在江南的任上，接到家书，得知生了这么个祸害，不由得一声浩叹，说一声“天灭我倪家！”从此之后，再也无意仕途，任满之后，请得长官恩准，致仕还乡，接连娶了两房姨太太，想为倪家留下一支像样的香火。但无奈倪家几代以来都是单传，虽然生养不少，男丁却只有一个。倪老状元虽然辞官回家专事传宗接代，殚精竭虑地与大小老婆行云雨之事，但无奈落花有意，流水无情，千金倒是着实添了几个，带把儿的却再也不肯出来。

过了知命之年，倪老状元逐渐年老体衰，只好偃旗息鼓，不敢再存添丁的奢想。眼见的那个肉轱辘子也一年年长大了，虽然无腿无臂，脑袋倒还聪明，为他也聘过几个塾师，但教了不多久便都摇首而去。不是因为这个肉轱辘子学不好，而是他学得太好了，可以说是过耳不忘。那几位塾师肚子里本来也没有多少货色，无非是《论语》、《孟子》、《大学》、《中庸》之类，肉轱辘子反倒比他们背得还熟。此时已是民国，旧学废除，新学兴起，新学堂里虽然还念“之乎者也”，但更讲习“格物致知”，什么算学、几何学之类的学问之末端突然成了学界的新宠。肉轱辘子气走了塾师，便嚷嚷着要上学堂。倪老状元虽然对这些新潮的玩意很是不以为然，对自己家的这个祸害更是气不打一处来，但还是把肉轱辘子送进了学堂。从那之后，肉轱辘子上学便成了古城的一景。倪三轱辘子这个名号正是在学堂里得来的。倪三轱辘子虽然身体丑陋，但在学业上却赢得了大家的尊敬，毕业之时竟然拿到了甲级第一名的顶尖成绩，一时轰动古城。

但倪三轱辘子毕竟是个轱辘子，眼看着在学业上不如他的同学一个个到省城甚至到京城去接着深造，自己却只好重新回

到家中，日日面对阴森的老宅与父亲的叹息。他把能够订得到的报纸各自订了一份，在家里观察外面的世界，研究世事情。

就这样过了几年，他向他的父亲，那位已经垂垂老矣的前清状元公说出了他的打算：他要把家里的大部分土地卖了，办一家银行。这个时候，倪三轱辘子已经做了父亲，为倪家添了一个清秀的男丁。倪老状元心里虽然还是对肉轱辘子心存蔑视，但却感激他为倪家延续了香火，况且，老状元的兴趣都在他的宝贝孙子身上，对于世事人情、江山财富都不怎么挂心了，再加上倪三轱辘子对老状元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近年来年成不好，盗贼并起，佃户抗租抗息的事情时有发生，报上说南方又闹起了共党，分田分地，共产共妻，与其让人家把地给分了，还不如趁早卖了。再说，现在赚钱的第一大业就是办银行，直接用钱来赚钱，钱才能越赚越多，要不那些外国人为什么纷纷跑到咱们中国来办银行？外国人能办，咱中国人自己为什么就不能办？一席话说得老状元好像懵懵懂懂明白了点什么，但更多的是心灰意冷，唉，眼下这个世道，连皇帝都让他们给撵跑了，还有什么事办不出来？但说到外国人的时候，老状元的眼睛短暂地亮了一下，是呀，为什么咱们中国人的钱都让外国人赚去啦？咱们中国人自己就不能去赚？哪怕赚回来扔到茅坑里沤粪，还能上庄稼哪！也比让那些黄毛绿眼的外国鬼子赚了去强得多！事情一牵扯到爱国，在老状元的眼里，道理就变得很明白，也就由着肉轱辘子去折腾了，不管怎么说，虽然是个冤孽，这个肉轱辘子到底也是自己的儿子呀！

倪三轱辘子凭着自己从报纸上学到的一些零星的金融知识，又让人抬着他上下火车到省城去了几趟，竟然真的在古城办起了一家倪记民生银行，并且把业务扩展到了周围的一十八个县。

倪三轱辘子成了远近有名的银行家，成了政界军界都争相交往的人物。倪三轱辘子却没有因此恃财傲人，而是广交三教九流各色人等。倪家开起了流水宴，广招天下宾客，善待四方贤人。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倪三轱辘子对古城的父老乡亲恩爱有加，特别是对穷苦人家，谁家有人得病抓不起药，谁家的孩子上学凑不上钱，只要让倪三轱辘子知晓了，或多或少，总能得到及时的资助。靠倪家三掌柜的帮助捡回了性命、上了学堂的，在古城不下一两百家。倪三轱辘子还带头捐资，在古城兴办了一所专门接受交不起学费的穷孩子上学的师范学校，叫做“倪记高等师范学校”，简称“倪记高师”，倪三轱辘子自任学校董事会会长，并且每逢新生入校都要到校讲话，教导这些穷孩子不要忘本，学成了本领还要帮助那些和自己一样的穷孩子。一时间，古城倪家名动四方，到处都传诵古城倪家三掌柜的大名。

倪凌云是倪老状元的独子，何来“倪家三掌柜”？这“三”字就是从倪三轱辘子的“三”字借用而来。倪三轱辘子却也不以为忤，欣然领受了这个称呼。

到了日本人大张旗鼓地占领中国的头一年，倪记民生银行在省城都是一家响当当的字号了。

一场好梦到了此时也就快到了尽头。先是日本人来了，搞日中亲善，要与倪记民生银行合作，建立大东亚共荣银行，还没折腾出点名堂，国军又回来了，挂着大东亚共荣银行招牌的实际上的倪记民生银行转眼间又变成了伪产，被没收了，倪三轱辘子也被抓进了大牢。

再后来，共产党就来了。

第二章

4

倪三轱辘子过世的三天头儿上，倪家的老大倪得水 and 老二倪得冰兄弟两人相继从外地赶了回来。

在爷爷去世后的这三天里，三水像傻了一样，坐在爷爷的尸首旁边，眼睛越过进进出出的人们的脑袋，望着门外的虚空，嘴角挂着一丝始终没有消逝的笑容。由于爷爷是县政协的副主席，所以虽然在水灾之后忙得不可开交，县上的领导还是都来了，脸上的肌肉绷得紧紧的，以示哀悼之意，嘴上说着节哀顺变之类的安慰话语。三水只是一味坐在那里傻笑，仿佛超然事外，对一切人和一切言语都无动于衷。但是，当几个热心的亲戚邻居要帮着把倪三轱辘子的尸首擦拭干净，好换上寿衣成殓起来的时候，三水却极为激烈地阻止了他们，坚决不让任何人挪动爷爷。本来，县上的领导已经做了指示，要求按照上级民政部门的有关文件精神，尽快火化，骨灰怎样处理尊重家属的意见。但是，由于三水阻止任何人搬动倪三轱辘子的遗体，县上领导的指示也就暂时没有得到执行。

这三天，各种有关倪三轱辘子的神秘传说在古城内外迅速传播开去，倪家的老宅像是开了锅一样，进进出出的人群接踵而至、络绎不绝，以至于到了后来，几个来帮忙的亲戚和邻居建立了一个登记接待程序，在门口放了一个桌子，摆上了笔墨册子，收受祭金，不经登记不得入内。这样人流虽然暂时得到了控制，但没想到第二天竟然来了更多的人，很多患了各种各样疾病的